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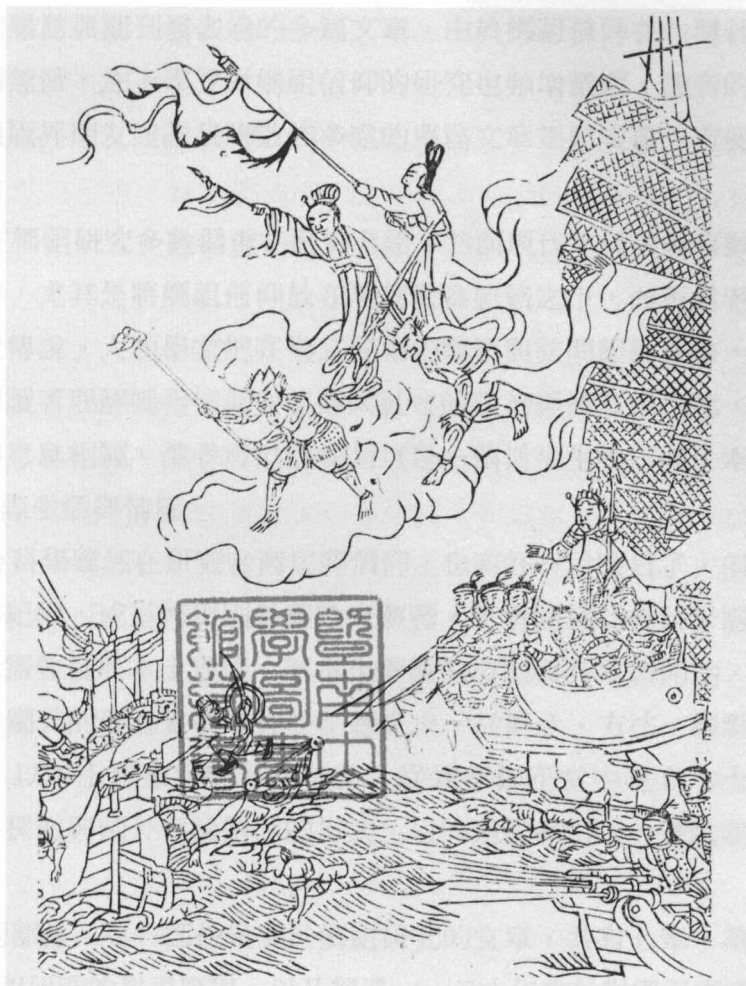
# 媽祖・ 信仰的追尋 (續編)



張珣自選集

B933  
J0125  
2

# 媽祖 · 信仰的追尋



張珣自選集

宗教學者經典 01

## 《媽祖・信仰的追尋》

作 者／張 珣

發行人／張瑞香

總編輯／楊蓮福

主 編／李淑芬

封面設計／黃國洲設計工作室

排 版／王立群

讀者服務／吳秀卉

出 版 者／博揚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2台北市北投區東華街一段48巷8之1號

電話：(02)2826-1203 傳真：(02)2823-7374

網址：http://www.boyyoung.com.tw/

E-mail：boyyoung2008@yahoo.com.tw

劃撥帳號：18871684

戶名：博揚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印 刷／皇城廣告印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總 經 銷／貿騰發賣股份有限公司

235台北縣中和市中正路880號14樓

電話：(02)8227-5988 傳真：(02)8227-5989

ISBN：978-986-6543-20-3

定價 450 元

98年11月 初版一刷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缺頁破損，請寄回更換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媽祖. 信仰的追尋. 續編 / 張珣著. -- 再版. -

- 臺北市：博揚文化，民98，11

面；公分. -- (宗教學者經典；1)

參考書目；面

含索引

ISBN 978-986-6543-20-3 (平裝)

1.媽祖 2.民間信仰

272.71

98020907

## 自序

本書收集有我對台中縣大甲鎮鎮瀾宮媽祖信仰與其進香儀式的研究，陸陸續續在不同雜誌與期刊發表過的多篇文章。由於媽祖信仰在台灣社會的興盛程度有增無減，加上學界對媽祖信仰的研究也頻增議題，讀者的需求源源不絕，出版界朋友建議我將散佈多處的單篇文章集結成書，方便讓大家參考與閱讀。

其次，以往媽祖研究多數偏重在歷史考證，然而現代年輕讀者喜歡社會現象面的理解，尤其是將媽祖信仰放在現代社會脈絡之下，而不是老一輩人口中的歷史傳說。人類學家把在儀式現場的觀察與訪問記錄下來，佐以學理分析，讓讀者理解媽祖信仰與整個大社會的政治經濟互相扣連，與台灣社會的變遷息息相關。讀者可以感受到這是一個活生生的信仰，牽動著多少信徒的實際生活與情感。

第三，社會科學雖然在研究台灣民間信仰上也有好一段時日了，但是多數也是描述與紀錄，或是轉用國外理論來解釋。筆者同意社會科學需要本土化，學界也需要發展本土理論。而本土理論的發展與其重新開始，不如借力使力，在國外的理論基礎或經驗基礎之上，從觀念、方法、觀點、模型、到理論，以本土現象與材料來驗證，從逐步修正當中建立本土理論。因此，本書採取與國外理論對話的方式，目的是拋磚引玉，嘗試建立本土宗教理論。

本書分成兩部分，第一部份是關於媽祖研究的文章，共有七章。第一章是作者細數媽祖研究的學思歷程，以及經過一、二十年來針對媽祖信仰所做的相關議題，以給接著下來的幾篇文章一個開導性的說明。第二章是針對媽祖進香儀式到了目的地，原本一路走來水乳交融的香客之間，難免因著

世俗的貧富權貴差距，而在新港奉天宮舉行的祝壽大典上，有不同待遇出現。說明了神聖不能離開世俗而存在，神聖與世俗不是二分對立的。

第三章說明進香的時間經驗與一般生活中的時間經驗有所不同，如果加以細分，還可以有不同層次的時間經驗。其中最重要的是一種系譜式的尊卑長幼的時間順序，是媽祖進香呈現出來的特色。第四章說明有了湄州媽祖的加持，大甲媽祖可以擴大祂的轄區保佑範圍。第五章討論台灣島內移民頻繁，然而信徒與家鄉神明之間具有一種無形聯帶，是一種傳統人觀與土地關係的表現，進香可以實現移民對家鄉的認同。第六章深入探究進香儀式不可缺少的物質，香與香火的象徵意涵，也是民間進香與國外朝聖之最大差別。第七章預估台灣媽祖信仰透露了未來媽祖文化的新趨勢，尤其是表現在民主與環保兩個重點上。

第二部分是關於台灣漢人民間信仰的研究，共有三章。第八章是一篇文獻回顧的大型文章，一個領域的研究需要定期進行文獻回顧與評述的工作，提供該領域學人參考，一方面替既有的研究定位，一方面展望將來應該走的方向，當然難免受到筆者個人學養之侷限，但是可以鼓勵其他學者也進行相同的工作，以便互相發揮。

第九章是在上一章的基礎之上，繼續扣緊台灣民間信仰研究中的標竿成果，「祭祀圈模型」做一個完整的回顧，從日人岡田謙的發明，到林美蓉的發揚，在1980年代之後，帶來台灣民間信仰研究的全盛期。然而台灣社會變遷快速瓦解了傳統的祭祀圈組織，將來學界需要一個新的解釋模型以便說明新的宗教現象。

第十章是首次出版的文章，曾於2007年9月30日在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主辦的「宗教、動物與環境：台灣放生現象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發表。殺豬祭祀乃至殺豬公競賽在台灣的人類學研究中已經有所討論，也並非台灣獨有的現象。但是人權有宗教信仰自由，在近年動物保護法通過之後，出現兩難情況，如何能不抵觸動物權呢？需要思考一個

兩全其美的解套方案。這個牽涉到台灣社會變遷與宗教儀式變遷的問題，極具學術意義。

第十一章是本書二版印刷時，增添加入的文章。1980年代末期，兩岸開始進行文化與宗教交流，筆者撰文「媽祖信仰在兩岸宗教交流中表現的特色」參加了由行政院大陸委員會策劃，靈鷲山般若文教基金會與國際佛學研究中心主辦的第二次「兩岸宗教現況與展望」學術研討會，會後的論文由台北學生書局於1992年出版。該文乃是針對1987年底大甲鎮瀾宮偷跑到湄州進香的活動作一番紀錄與分析，是當時台灣學界首篇探討兩岸媽祖信仰交流的文章。

回首來時路，自從大二暑假開始接觸民間信仰的田野調查，至今已經過了三十年了。一頭栽入媽祖研究也已經過了三分之一甲子，花白的頭髮提醒我不再年輕，不但身體不允許我，自己所從事的研究、教書與行政工作也不允許我再跟隨媽祖的腳步進香八天了。如此一想，特別懷念起當初心無旁騖的進香日子，還有獨自騎著腳踏車在大安鄉海邊訪問的時光。

上述文章能夠以自選集面貌出版，感謝博揚出版社以及好友王見川的介紹。為了以新書形式出版，筆者將上述文章重新編輯，增添照片，將每篇文章末尾的參考書目統一集中到全書末尾，並且將許多出版資料更新，這一工作多虧助理林瑜霏幫忙。在短短一年內能夠進行本書二版的印刷，則要感謝博揚出版社老闆楊蓮福博士的幫忙。

張珣

2009年10月26日於台北南港

## 我的學思歷程

### 一、1974-1981在台灣大學學習人類學

高中畢業考大學那年，大哥幫我看榜回來，告訴我說：「你考上台灣大學考古人類學系」之後，不發一語地走進屋內。我繼續之前的拖地工作，心裡想著，「考古」？大概免不了要挖掘廢墟吧？「人類學」？又是什麼呢？大一結束之前，同學們紛紛申請轉系他去，我曾經動過念頭想轉去歷史系，卻沒付諸行動，錯過轉系時間，就此留在人類學系繼續讀。

筆者來自一個城市家庭，對於台灣傳統的文化習俗甚少接觸。父親很少提及他小時候在廣東省潮州鄉下的廟會或信仰，母親反而經常應我的要求，回憶澎湖的童養媳風俗，食物的冷熱屬性分類，年節食物年糕粽子的準備過程，床母七娘媽等婦幼女神的崇拜，養育小孩的草藥偏方等等，甚至閩南族群與客家族群的對立械鬥都是從母親口中知道的，讓我完成文化人類學課程一篇篇的學期報告。因為母親的關係讓我覺得人類學比考古學有趣多了。大三選田野實習課時，我沒選考古田野而選了文化田野。那一年的文化田野，師生大隊人馬開拔到台東縣卑南鄉卑南村，主題是社會變遷與青少年適應之類的，當然也看到卑南女巫師以檳榔和陶珠做巫術，令我印象深刻。

整個大學四年我的班導師都是李亦園教授，他開的課程我都修了，包括「東南亞民族誌」，「應用人類學」，「原始宗教」等。其中「原始宗教」課程座無虛席，有許多外系學生選修，大家互相

腦力激盪，激發了我對宗教研究的興趣與求知慾。當時對印度宗教最好奇，因為我參加了佛學社團「晨曦社」，跟著社團學長研讀佛教經典，勤跑寺院學習打坐參禪，到高雄佛光山打佛七，在台南開元寺皈依等等。可是佛教不准信徒閱讀比丘戒或比丘尼戒，而梵文或巴利文也尚無人授課，諸多限制之下，對印度宗教的興趣不了了之，未曾進入我的研究範圍內。

考上研究所等待開學的暑假，恰好美國華盛頓大學的醫療人類學家Arthur Kleinman（凱博文）教授來台北進行為期一整年的研究計畫，需要幾個田野助理，李亦園教授推薦我去。我與一位護士搭配成組，在一家西醫診所與一處乩童神壇各蹲點幾個月，收集各四十位病人資料。這是我密集觀察台灣民間信仰的代言人—乩童，與其作法的原因與開始。當時除了在大安區基隆路聖皇宮蹲點之外，我們還參訪台北市各地的神壇，深深驚訝於台北市神壇之多，乩童法術花樣之多，以及最重要的，前來求診病人之多。

想要瞭解乩童為何可以治病，病人為何不求助於醫生而求助於乩童，是凱博文教授的研究重點。隨著計畫的結束，我的疑問反而更大。凱教授聚焦在醫療細節與過程，醫生與病人關係等，我則想從乩童與信徒的宗教信仰深入。神壇上擺滿了大大小小的神像，他們各有所司，信徒對他們也各有所求。這是一個活生生的宗教信仰，比印度宗教更值得研究吧？我對自己這樣說。加上母親的關係，我很想能對來自母方的一些神秘文化習俗多一些理解。

一般來說，台灣的人類學碩士論文比美國大學的碩士論文更專業，可能是因為在台灣，碩士畢業即可以在學校兼課，在美國的話，沒有博士學位是無法教書的。台灣的碩士論文怎麼專業呢？學校要求學生進行論文的田野調查。當時的田野調查還是以原住民田

野為正宗，原因是基於人類學要求「異文化」研究，以便有「文化比較」（cultural comparison）的分析觀點。幸好我跟隨的李亦園教授在1960年代即倡導漢人田野，對於我選擇乩童作為碩士論文主題不表反對。對於城市人來說，民間鄉下也算是「異文化」吧！那麼，接著還要選擇一個村落作為調查地點，而不能只是定點選擇一處神壇。正宗的田野調查不同於新聞記者，或報導文學，或口述歷史的作法。人類學的田野調查要求調查者需要具備對被調查的社會文化的「整體觀」（holistic view）。設定範圍是以一整個部落，或村落，或社區為調查對象，以便將乩童放在該村落整體民俗醫療的脈絡之下，將民俗醫療放在該村落整體的生活方式之下，觀察它們的作用與功能，分析它們之間如何銜接與扣連。

當時並沒有田野調查獎學金可以申請，要進行碩士論文調查各憑本事，如何打發交通費，住在田野地點一整年的生活費，撰寫論文時的生活費，論文的印刷費等等。例如學長當中陳其南先生是到蘭嶼教書，同時進行田野調查。衡量當時家中弟妹還小，父母同意讓我讀研究所，已經是萬幸了，我遂選擇了台北縣深坑鄉，每天往返做調查。一方面省去生活費，一方面可以繼續家教賺錢幫補家用。調查之便，也結識了當時台北縣省立醫院擔任巡迴醫療隊的護士們，隨著她們的醫療車，深入石碇小格頭等山區，瞭解了偏遠地區的醫療行為與醫療資源。當時台灣本土的民俗醫療（folk medicine）還未脫離政府取締的陰影，學界對世界各地的民族醫療（ethno-medicine）也所知不多。一畢業，即被聘請去位於內江街的台北護專（現為台北護理學院）開設醫療人類學的課程，提供當時大批前往阿拉伯國家工作的護士們一些異文化知識。

## 二、1981-1989在民族所擔任助理研究員

大約1980年開始，中研院進行一連串の五年擴充計畫，民族所進用許多新科碩士和博士，筆者得以獲聘為助理研究員，也與交往四年的男友結婚。1981至1989年，在民族所擔任助理研究員，日子乏善可陳，每天讀書。所方給我們幾個碩士級助理研究員的建議是，繼續出國深造，因為台灣人類學尚無博士班課程。

工作幾年對民俗醫療與民間信仰多了一些調查與認識之後，知道乩童等民俗醫療之所以奏效，完全依賴乩童與信徒背後共享的宗教信仰，宗教信仰成為瞭解民俗醫療的必備知識。加上民族所黃應貴先生苦口婆心地叮嚀我們幾個後進，謹記人類學學科的宗旨與目標。讓我決定了在中國（漢學）研究各方面都有完善師資與圖書設備的加州大學柏克萊校區為我的下一步深造學校，繼而在抉擇博士論文題目時，捨棄了民俗醫療而取了民間宗教。1989年夏天，飛到舊金山灣區的柏克萊，開始所謂的留學生活。

## 三、1989-1993寂寞的柏克萊日子

猶記訂購機票時，旅行社問我要到舊金山或洛杉磯？我還回答不出來。初次到美，果真是鄉巴佬一個。下了飛機，白花花的太陽，讓人感覺美國天空似乎比台灣潔白。一到校園，買了一個現在台灣稱為「貝果」的麵粉圈，乾啃，當然不知道裡面可以夾起司。拿國科會「資助攻讀博士學位」末代獎學金的錢，讓我不需要憂心材米油鹽，但是也被限定四年內必須拿到博士學位。時間壓力，讓我不曾離開學校到外地旅遊觀光。當然博士論文也不容許我悠哉悠

哉，為所欲為，必須是有把握的題目才行。加上外子在台灣教書，無法來美，我也必須盡早完成學位歸國。

那麼，民間信仰五花八門，筆者如何會以大甲進香為題呢？1980年代英國人類學的朝聖理論大師Victor Turner退休，轉到美國匹茲堡大學任教，李亦園教授也到該校訪問一年，回臺之後，在台大人類學系講授此一最新理論，同時也鼓勵學生運用到田野地點。正好大甲鎮瀾宮的步行進香活動開始受到媒體注意，廟方也想藉著媒體的報導來提高知名度。台大人類學系學生組團前往進香，當然也受到廟方的歡迎。筆者當時已經在民族所工作，對於這一新興理論與題目也相當有興趣。剛剛結束了李亦園教授的新竹宗教調查計畫，有一些空檔時間。正好接受台灣省政府文獻委員會委託，負責編纂《台灣省通志宗教篇》的瞿海源教授，想趁進香機會，增加對民間信仰的認識，便帶領筆者及另一位助理組團參加，也備受廟方的禮遇，得以進入北港朝天宮大殿，觀察整個謁祖割火的儀式。既然有完整的進香儀式資料，加上朝聖理論方興未艾，筆者徵得瞿海源教授同意，便以之為博士論文題目。接下來關於媽祖信仰研究的因緣，在正文第一章有補述，此處便不多言。

#### 四、1993-2003全力衝刺的日子

回到台灣，1995年在中研院升等為副研究員，並開始在中興大學社會學系兼課，教「文化人類學」。1997年在台大人類學系兼課，教「醫療人類學」。2001年在政治大學宗教所兼課，教「宗教人類學」。研究院規定在外兼課一週時數不得超過四小時，所以辭掉中興大學，台大與政大則輪年開課。多數民族所的人員都要到大

學支援兼課，因為台灣的人類學家不多，不敷使用。至於對我個人來說，兼課的立即效益是可以挑選適合的助理。

人類學的田野調查方法除了要求「異文化」，「整體觀」之外，還要求「從一而終」，許多前輩大師都是一輩子在一個部落或族群深入研究，才能有經典式的著作問世。筆者沒想過要當大師，以為博士學位拿到手，不一定還有機會繼續在大甲調查吧？總要接受民族所委派的研究計畫吧？那時，除了參加了文哲所的道教專家李豐楙教授，與朱榮貴教授的「二十一世紀宗教」研究計畫，前往基隆市觀察心鏡堂的卜卦收驚，也參加了瞿海源教授的「社會變遷大調查」計畫，在全省各地抽樣訪問，更參加了張荳雲教授「偏遠地區醫療資源調查」計畫，前往花蓮縣的海端鄉與鳳林鎮等地收集資料。如果前前後後總計筆者參加過的研究計畫，大概全台灣都跑遍了，包括阿里山山上的鄒族，或澎湖，蘭嶼等外島也都去過了。但是沒想到這麼多個田調參訪地點，到最後還是大甲成為我的代表作所在地點。

這是冥冥中注定的嗎？仔細回想，大二那一年，我幫忙美國亞利桑納州立大學人類學博士生Ruth Gartell女士，在台北市古亭區進行博士論文田調。曾經與她跟隨古亭區土地公廟的春節進香團，前往全台各大廟拜拜「行春」。途中在某一宮廟停留時，我曾經深深被廟頂的剪黏吸引，駐足觀賞，幾乎到忘我境界。待與瞿海源參加第一次大甲進香時，看到鎮瀾宮的剪黏，竟然產生似曾相識，睽違已久的感覺。如果現在有人問我是否同一個剪黏，我也回答不上來，重點似乎不在那一個剪黏，而是鎮瀾宮給我有一個謎樣的感覺，讓我剪不斷，理還亂。

這一階段的研究工作除了民間信仰之外，我不忘情於民俗醫療，仍然利用機會觀察並且收集相關資料，例如收驚、栽花換斗等

民俗醫療。另外，由媽祖女神的研究也延伸出對女性的研究，在「婦女與醫療」，「婦女與宗教」等主題之下，也出版了多篇文章。而為了教書之便，也開始進行學術史回顧工作，把台灣百年來民間信仰研究的著作做一回顧與評述，也在不同主題之下進行文獻回顧評論工作。

## 五、2004-至今，靜觀自得的日子

就這樣的工作經驗，加上民族所前輩充分讓我們發揮，自由撰寫論文發表，而不限定或箝制我們的觀點，筆者對台灣民間信仰可以說是越做越有趣，也逐漸累積了一些想法。民間信仰雖然沒有神職人員，沒有經典，沒有教主，沒有教義，不符合宗教學對「宗教」的定義，但是民間信仰有廟宇，有行政人員（廟公、管理人、管理委員會、財團法人），需要執行儀式時可以聘請僧尼、道士、法師、乩童等神職人員來支援，有零散的經典（天上聖母經、陰騭文），有不成文的教義。民間信仰融合了儒、釋、道、巫四種成分，是一種與文化習俗密不可分的信仰。正因為民間信仰缺乏神職人員的整理，它反而可以滲透在歲時祭儀，生命禮俗，日常生活當中，讓人習焉不察。它與世界上多數民族的宗教信仰一樣，可以說就是一種生活方式，是該民族文化核心價值與倫理的表現。

在學界來說，民間信仰是廣義的道教，不同於狹義的道教，也不同於教派宗教（如慈惠堂，一貫道，鸞堂，齋教等等），雖然這三者多所共通，也常被混用，信徒之間更是可以出出入入，不分彼此。但是現今台灣宗教研究逐漸專業化，每一教派都有專門著作，近幾年「法教」更進一步從狹義道教中區分出來，「釋教」從佛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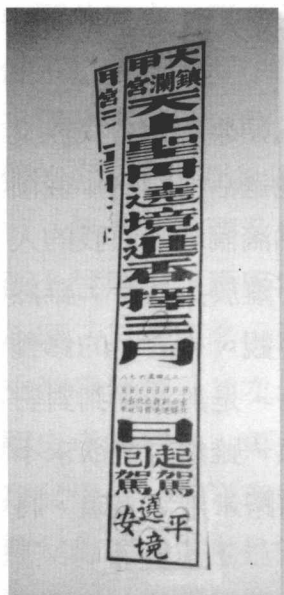
中區分出來，正吸引著更多學生投入。筆者被問及「那麼，民間信仰不是萎縮，減少信徒了嗎？」，筆者樂觀地說：「民間信仰不在乎信徒人數，它的人口不曾增加也不曾減少，只要是舉香的人，他們的意識底層都是民間信仰。」

筆者也被問及「進香香客追求的是什麼？」，我的回答是，表面上說是福祿壽康寧，一般人現世企求的目標。因為媽祖幫他完成心願，金榜題名，當兵平安歸來，婚姻美滿，健康復原等等，所以來進香還願。其次，媽祖救父救兄，有功於社稷，香客是來學習媽祖忠孝的精神。再進一步地說，是信徒說的「隨（護送）媽祖回去拜父母」。照道理說，媽祖已經成神，地位高於其父母，為何需要拜父母呢？這也是筆者在內文中要深究「進香謁祖」含意的原因。筆者認為民間信仰含藏的文化價值是慎終追遠，飲水思源，及香火傳承的一種倫理價值。雖然追求他世解脫，生命救贖，成道成仙等目標，都受到民間信仰信徒的憧憬。但是民間信仰的儒家成分相當濃厚，甚至可以說是民間信仰的基調，是講求人道，人性的一種關懷，追求的是一般人都可以做得到的目標。一個凡人終其一生，如果可以成家立業，子孫滿堂，死後得以配享萬代香煙，就是完成做人的責任義務了。其他的「風調雨順，國泰民安」都是用來搭配讓人平安過一生，完成此一責任義務的。

2003年耶誕節獲知升等研究員通過，內心歡喜異常。學術工作是相當內斂禁欲的工作，不只是身體被關在研究室內，精神也無法放鬆，到了假日，腦袋裡還在運轉同一個問題。經常是食不知味，趕論文時更是六親不認。正是這「六親不認」提醒我，身處漢人社會關係之中。我也經常將研究院的人員與工作性質放在台灣漢人文化中觀察，這一群人某種程度上是脫離台灣社會的，不只是不信宗教，也不符合人情世故，美其名是「獨立自主的科學精神」。筆者

有時懷疑，社會科學理論要本土化，前提是否從業人員需要先面對自己？先從自己本土化？

筆者年輕時追求佛教教理的博大精深，追求人類學尊重各民族文化的客觀相對論，曾經想要海闊天空，不受拘束地過活。隨著年歲漸長，在民間信仰中摸索這麼多年，民間信仰也點點滴滴地進入我的人生觀中。進入中年，可以欣賞民間信仰的「一切不離於人情」，雖然「俗擱大碗」，卻不唱高調。而所謂的「尊重、客觀、相對」的修養境界，若非有自信心，與對自己理想的把握與堅持，是無法達到對對方的尊重。而要有自信，必須要先滿足自己的欲求，雖然這些欲求不是多高超，卻是一個人活著力量的來源。或許目前路未走到盡頭，將來唯有登上高峰，才會有脫離世俗的眼界吧。



照片1：1991年大甲鎮瀾宮在進香沿途預期經過之廟宇所貼之「香條」



照片2：鎮瀾宮進香隊伍最前方的「報馬仔」



照片3：鎮瀾宮進香隊伍的「開路鼓」



照片4：進香出發當晚在鎮瀾宮廟埕的誦經儀式



照片5：長途跋涉的進香隊伍，在都市與車陣並行。